

柯 兴 著

清 末 名 妓

赛金花传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刘半农说：赛

金花在晚清史上同

慈禧可谓一朝一野

相对立了。

庚子之役，八国

联军攻陷北京，

慈禧西逃，

著名学者苏曼殊说：赛

金花与联军统帅

瓦德西办外交，

琉璃厂之国粹，

赖以保存。



华 艺 出 版 社

清末名妓

赛金花传

柯兴著



京新登字 124 号

清末名妓赛金花传

柯兴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100010)

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417 千字

1991 年 1 月第一版·四次印刷·印数 42000

1995 年 8 月第二版·199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42001—49000

ISBN7-80039-376-3/I·183

定价：21.60 元



柯 兴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历史传记小说。

赛金花，这位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同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臣夫人出使欧洲。三年后归国，洪文卿死，赛金花被洪家赶出家门而重坠风尘。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她于洋人枪口下营救众生。洋人撤走，她被关进刑部大狱。她曾几度操妓业，几度轰动大上海。灯红酒绿，挥金如土。为了怀恋真正爱她的人，她放弃了妓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死于贫困。

这部传记小说生动地揭示了赛金花多次婚变、一生坎坷的历史真相，全书故事跌宕起伏，情节扣人心弦，且文笔隽永，形象鲜明，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强烈地吸引读者的兴趣。作为名噪大江南北的清末名妓的传奇经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争论的焦点，始终是广大读者的阅读热点。

作者尊重史实，参考大量文献，对这位风尘女子的一生，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本书涉及不少近代历史名人，如慈禧、光绪、珍妃、李鸿章、奕劻、梁启超、谭嗣同、刘半农、张恨水及小说《孽海花》作者曾朴等；又牵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民国革命等历史事件，读来更具真实感。

一个在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对历史作出承担，而她的一生，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世态炎凉都经过了，追求真爱得而复失，误坠风尘又不甘自贱，实在令人欷歔！

上海新民晚报连载、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这部书稿，反响极为强烈。

序

修晓林

任何人都想了解过去，了解历史，——一个人的、国家的、民族的，而过去社会生活的面貌又大大地不同于现在，这就使历史小说具有了当代小说所不能代替的独特功能和艺术魅力。正因为此，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读者，始终在等待、在呼唤优秀的历史小说。他们需要了解旧中国社会生活的生动图画，需要认识过去的生活和历史的真实，从中获得审美感受和教益。对出版社的编辑来说，也始终在企盼那或可遇难求或执着追索的、表达具有一定社会内涵主题思想又生动有味的历史小说。

那年深秋，在北京通县一间门前栽有柿子树的小屋里，我终于见到了柯兴。他给我讲述高君宇和石评梅生未成婚、死后并葬的故事，说到动人处，他的眼眶湿润了——为我党早期的杰出活动家，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为他俩生死相依、情操高尚却不被人知晓的爱情佳话。这时，我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凭着职业的敏感，我暗想，柯兴的小说肯定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我相信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他牢牢握有的具有开拓性的创作题材。果然，《风流才女——石评梅传》出版后，迅即被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许多报刊、百家以上的电台争相连载、连播，京城及各地很快涌起了一股不小的“高石”热。此时，我更是怀着别一种悠悠然的心情，期待着柯兴的新作。

三年后，我终于收到了这部《清末名妓——赛金花传》的原稿。春寒中，我细细地读，仿佛享受一种美味，既想饕餮又舍不得吃尽，踟蹰游移间，便领略出人生世间许多难得的风韵与感慨。我感到兴奋与喜悦，同时又叹服作者的勇气和胆识。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勇气和胆识。

小说家选取历史题材写小说，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脱离历史而任意臆造，否则就不称其为历史小说。在这里，创作的情节冲突与艺术虚构、艺术效果，都应具有本质的真实，只有以更审慎、更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能使小说承担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作家柯兴的勇气、胆识即表现于此。

历史上，关于赛金花的小说、戏剧、记事等资料不计其数，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名字，也早为许多人知晓。然而，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才貌双全而又身世飘零的女子？历史最终应如何给予她以公正的评说？人们所盼望的、全景式生动翔实描写赛金花一生的传记，应该以何种思想观念及艺术手法，既超越、涵盖前人的著作，又见出作者用语言之网织就真实历史感的功力呢？可以说，柯兴为此是下了大功夫的。当他详尽地占有大量史料又作出正确地分析判断之后，立即否定了自己原先自以为是的想法。他义无反顾地拿起了笔，以饱满的热情，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四十万言的传记小说。作者依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作出了客观、公道的描述和评价。正如作者所说，多少年来，曾朴的《孽海花》、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影响极深极广，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赛金花是个淫欲横流的尤物，是个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了一些时候又被捧为九天护国娘娘的不齿于人类的臭婊子。又有多少人因受谬误的影响，而将某种情绪迁怨迁怪迁怒于赛金花！可以说，不管小说作者愿意不愿意，一般读者往往是通过作品去了解 and 认识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正因为历史的陈案需要翻，更因为赛金花不该在做了一些于国于民

有利的事情之后，却加倍地遭受侮辱和损害，柯兴才在否定主观臆测的基础上，彻底推翻了强加于一个弱女子身上的、不顾历史真实的不实之词。面对历史与后人，作者的勇气是难能的，面对多少人曾经反复涉笔又莫衷一是的赛金花，作者的胆识又是可贵的。这部富有传奇色彩又能使人穿透历史厚幔而获得强烈现实感的传记小说，因其独到的发现、思考和全新的、鲜明的描写角度，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创作历史小说怎样求真善美三者统一的思考。

小说巨大的吸引力和震慑力，仍是作品的故事性和文学性。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所在，也是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创作形式和内容。自宋代的话本起，我国的小说历来讲究故事性。自古有乡间说书艺人敢与一台粉墨登场的大戏唱对台的佳话，可见其魅力和身手。小说要以人物为结构重心，又使故事与人物融为一体，这确实不易又很见功力。《清末名妓——赛金花传》在描写上，将显明的地方色彩、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传奇成份糅为一体，人物心理刻画丰富复杂，悲剧与喜剧因素错落有致，情节似单纯却又曲折回旋，呈现出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格局，头绪披纷又变故迭出，使读者欲罢不能。作者又一向重视、体察读者的审美要求和传统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欣赏习惯，注意语言的通俗平易和畅达自然，以蕴含风流俊爽之气的文字，写出了人物、人情、社情，既揭露了豪门权贵的荒淫腐败、封建势力的专横暴虐、社会的污浊黑暗，又真实地表现了旧中国被侮辱被损害、苦难时代一个命运苦难女人的生动形像。作品中，赛金花随丈夫洪文卿出使欧洲四国，光彩照人却因此埋下被人嫉恨的祸根；赛金花怀抱亲生女儿却只能听孩子叫自己“姨娘”；她在八国联军久据京城不撤时拯救数万百姓于刀兵水火之中；当八国联军以极苛刻条件要挟两宫时，她又从中斡旋议和；当八国联军撤走以后，她却给打入刑部大牢被递解原籍；她曾享尽荣华富贵、挥金如土，后半生却又穷困潦倒、苦

不堪言，甚至连八角大洋的房租也交不起。赛金花死后，许多名流贤达、教授学者主动出面操持她的后事，又有多少人因为她曾是个青楼女子而但说无妨……读到这些场面和细节，谁能不动情，谁能不动心？柯兴描绘给读者的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但最后又让你看到这个美好的东西不能实现，被意外的东西摧毁了。这样，使你感到惋惜，就更能够打动人。我以为，小说所展示的，不仅是清末至三十年代中期，赛金花的才具和智慧，不仅是她个人的欢乐与痛苦。更重要的是，她升迁沉浮的坎坷经历，实际就是苦难社会中苦难妇女经历的概括，她的遭际就是原本不该却又事实如此的一位位“风流才女”命运的缩影。作品就是如此以生动有趣、信息含量大又富有动感的情节，以及运用种种文学手段制造的悲剧气氛，给读者以享受与回味。

作家柯兴，为人处事极坦诚、正直又热情，颇具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风度，侠肝义胆之中又有与之相辅的似水柔情。他总在想着，如何给文学带来新的内容、新的主题。他又总是在不停地做着，总是有所为而发，总是有着不尽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当他的文品与人品均给人以深深感染的时候，我们也就更有理由相信，不要多久，他的新作又会问世。到那时，我不一定说得明白他的作品将为当代创作提供什么有益的经验，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的作品仍将拥有广泛的包含社会各层次的读者群，就像他的那部长篇小说《使命与情网》，四次印刷发行四十余万册又三次向国外订户发运一样。

我深信柯兴有这个信心。我，作为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与许许多多读者一样，也同样地有这个信心。

因为柯兴透彻地了解自己与他人，我们也已从书中了解了。他。

1990年7月30日凌晨于陕南村

第一章

风平浪静，晨色壮观，云霞奇景，岛屿环青。萨克森号轮船正劈波斩浪，平稳地前进。穿过地中海，接近意大利火山，这是一处极为奇特壮丽的景观。船上的人，都站到甲板上来观景。各色人种，挤在船舷的栏杆旁，极目远眺。

光绪^①十三年（公元1887年）九月，大清国出使欧洲德国、俄国、荷兰、奥地利四国钦差大臣洪文卿^②，这会儿，正和他的美妾富彩云^③，躺在头等舱的软床上。听见甲板上人声熙攘，洪文卿从睡梦中醒来，伸伸懒腰，揉揉眼睛，推推身边的夫人：

“彩云，彩云！”

彩云翻过身，伸出一只雪白的胳膊，搂住文卿的脖子，嗲声嗲气地撒娇说：

“昨夜风大浪大，人家吐了一夜，天快亮了，风停了，我才睡了一会儿！”

① 光绪（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年号光绪。庙号德宗，清朝皇帝。

② 洪文卿（1839—1893），名钧，号文卿，字陶士。安徽歙县人。同治戊辰（1868）状元。官至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清末史学家，著有《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清廷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三日（6月23日），委派内阁学士洪文卿出任俄、德、奥三国钦差大臣，次年又奉派兼使荷兰。洪文卿在苏州老家度过中秋节之后，携彩云赴欧洲。此处为了方便，统称出使欧洲四国。彩云以其夫人身份随其出国。1890年归国。

③ 彩云（1872—1936），姓赵，名灵飞，乳名彩云。安徽休宁县人，生于苏州。1886沦落风尘为青倌，榜名“富彩云”。一般讹为“傅彩云”，是跟着《孽海花》小说错下来的。关于她的生年有三种说法，她自己一向说是1874年生，另有人说是1864年，此种说法颇为流行，但属毫无根据的推测。她临死之前说：“我今年已经65岁了，是属猴的，我从小长大，一直是瞒着3岁呢！”此说可信，故取之，为1872年。

彩云仍旧闭着眼，似睡非睡。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也许正是贪睡的年龄。

“彩云，快起来，船过地中海，快看见意大利火山了！”四十八岁的中年人，正是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当口，“彩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船长不是特意来关照我们，今儿咯一早要看日出，看火山的吗？”

文卿说着，朝彩云闭着的眼睛，朝她伸出来的雪白的嫩臂亲了亲，又推了推她。

彩云这才起来，文卿替她披了一件衣裳，俩人趴到窗口往外看。

外面，天水一色，浩瀚无垠，远处岛屿，朦朦胧胧。海鸥在平静的海面上，欢快地飞翔。

景色宜人，人心爽然，洪文卿现在，只怕是世界最得意的人了。

二十九岁中状元，四十八岁出任四国钦差，身边有个美艳异常的年少女子，作为夫人随同前往，早晚伺候，艳福非浅，洪文卿的心中能不得意？

他搂着彩云的肩膀，俩人正在凭窗观景，有人敲门。

进来的是洪銮。

他是文卿的堂弟。文卿这次出使欧洲，洪銮被聘作会计。他是很会来事的，对文卿的话，他向来是唯唯喏喏，一副乖巧温顺、恭谨听话的样子。文卿对他十分信任，他也确实给人一种非信任他不可的感觉。

可彩云却从来没有留意过他！这会儿，文卿去应酬他，彩云连头也没回，仍旧趴在窗口，继续往外望。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他哪里知道，文卿死后，正是这个洪銮改变了她的人生历程？重新改写了她的历史？

“什么事？”文卿问。

“大哥，”洪銓仍旧以洪族辈份相称，这样，有别于其他人与洪文卿的关系，显得更亲近些，“大哥，您这一等舱……”

洪銓还没有把话说完，洪文卿便打断他的话。

“銓弟，”他说，神情言语之间有些不满，“我说过，外国的船大，又宽敞，我何必要坐头等舱呢？二等就满好嘛！我们使馆几十口人，在外开销大，凡事都要想到节流才是呀！”

精明而又精细的洪銓，把历来前任出使欧洲如何都是坐头等舱的，如何必须做头等舱才不失为大清国的国格，等等，前前后后细说一遍。洪文卿听了也觉有理，便没有再说什么。

洪銓把嘴巴凑到洪文卿耳朵边，用一种十分机密的模样，低声说道：

“大哥，参赞、翻译都是坐的二等舱，随员们一色儿都是坐的三等舱。我在帐面上却都报的是二等船，一律按二等船舱上帐。这样一来，核算核算，您坐头等船舱实在费不了哪去，您和新嫂子还落个体面！大哥，新嫂子可是头一回跟着您出洋，出这么远的门，可别太委屈了新嫂子啊！”说着，他朝彩云望去，彩云似乎根本没听见什么。

洪文卿琢磨琢磨，他不能不承认洪銓说的有道理，便轻轻地点点头。然后抬眼看看站在窗口面朝大海的彩云，盯着她线条幽美的后身能有十几秒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挥了挥手，让洪銓退下去。

洪銓知趣，一猫腰，点个头，应一声“是”，便退下去了。他临走到门口，扭过身看看洪文卿踌躇满志的笑脸，再看看依旧趴在窗口的彩云，他笑了。那笑，神秘莫测，你闹不清是什么意思。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十月初九。赵彩云出生在苏州顾家桥。

她的祖籍是安徽休宁人，祖父在苏州经商，父亲赵松，排行

第八，故乳名八哥，人称赵八哥，长大以后，人称阿松。后来阿松到苏州投奔父亲，娶吴县潘氏为妻。潘氏美丽端庄，温顺贤慧。祖父与人合伙开当铺，亏了本，很快病死。阿松以给人挑水糊口，养活母亲及妻子。

彩云出世时，俊俏可爱，常常把两只小手向上伸展，仿佛欲飞的一般，十分令人喜爱，因此父亲给她起名灵飞。祖母给她起个乳名叫彩云。

彩云小时候很苦，家道贫穷。能吃上一顿状元饭，也就很不错了。所谓状元饭，就是“凤仙菜”和猪油拌饭。而凤仙菜是血红色，拌在饭上红艳艳的。每当吃状元饭时，彩云一准拍着小手叫：好饭好饭，我爱吃状元饭！

祖母望着彩云灵巧可爱的小模样，高兴地说：彩云长大了，保准能嫁个红状元！

苏州的春天，非常美，青山苍翠，绿水悠悠。三月初一，苏州有个神会，提灯演戏，热闹得很。姑苏城外，日丽风和，红男绿女，盛妆艳服，倾城仕女，如痴如狂，十里山塘，画船歌舫，缀满水面。姑苏城真的风景幽美，如画如诗！

仓桥浜的河边，也停泊三五只明窗画舫，近旁还有不少“七板子”小船。

彩云年岁小，当然去不了那画船歌舫上去玩，只好玩七板子小船。实话说，彩云特别愿意上七板子小船玩。那儿的船夫都有些绝技，比如用一根篙竿，向河心一插，船便以篙竿作为轴心，不住地在河里打转转，最是好玩不过。

彩云家原有个小丫头叫小阿金，比彩云大两岁。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就把小阿金嫁一个姓金的了。因为小阿金和彩云最好，虽然嫁了人，也常常来找彩云玩。两个人到七板子小船上，有时一玩就是半天。

小阿金嫁了人，虽然想找彩云玩，无奈丈夫管的严，家穷活

多，脱不开身。她丈夫有个妹妹叫金云仙的，也爱玩，而且是苏州阊门一带出了名的，谁都认识。看看彩云生得玲珑可爱，俊俏秀气，水灵灵，娇艳艳，别有一股令人倾倒的丰神玉韵，很是喜欢，便常常一块玩七板子。

有一回，俩人正在七板子上打转转，彩云玩的满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上红红的气喘吁吁，金云仙瞅着她暗暗地笑。

这时，七板子旁边的画舫上，不断传出猜拳行令、谈笑风生的声音。彩云不知画舫里，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天地。

“彩云，”金云仙说，“咱们到画舫上玩玩吧？”

“画舫是干啥的？”

“那上头有好些漂亮青年在饮酒，我们上去和他们一块玩玩，该多有趣！”

那一年，彩云才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天真未凿，纯洁无邪。她未涉人世，不知人世的诡秘；未经风浪，不知风浪的险恶。

“你去不去？”金云仙又问。

“不去！奶奶不让。”

金云仙这时已经上了画舫的舷边，往船里望。

里头又传出一阵笑声。

彩云仰着脸往画舫上瞅：

“云仙，望见什么啦？”

金云仙朝她招招手，又朝船舱里望望，回过头来神秘地笑笑：

“快上来看。”说着，把手递给了彩云。

彩云下意识地把手伸给了金云仙，搭在她的手掌上。

金云仙一拽，彩云就势一跳，便跳到了船舷上。俩人捂着嘴嗤嗤地笑了一阵子，又趴到画舫的窗缝上往里望。

正在这时，舱里传出话来：

“谁呀？是云仙吗？”

“是。”金云仙答道。

“怎么不进来？”

“我还带来一个伴儿。”

“一块进来嘛！”

金云仙拉起彩云：走！俩人便进了船舱。

彩云不知道，今天上画舫，是金云仙事先和船家商定的，金云仙答应船家今天要把彩云带来。船里有俩姑娘在弹琵琶，四个青年在饮酒。有个年长的女人，见金云仙和彩云进来，笑迎道：

“云仙，你从哪带来一个天仙哪？我冷眼一瞅，真以为是仙女下凡呢！”说着，她朝那四个年轻学子摆摆手：“你们看，是不是仙女下凡？”

四个年轻学子，从彩云进舱，便一齐把眼睛定在彩云身上，到现在还在愣神儿呢！经那女人（也许是船家吧）一说，一个个都不好意思起来，——

“真是天仙！过去不知咱姑苏城还藏着这么个美人！”

“人家说是金屋藏娇！我看，金屋之娇，不如姑苏之娇！”

“今日倘若美人陪酒，我是醉死也心甘！”

船家忙让彩云给四个青年学子倒酒。

彩云低着头，不好意思。金云仙忙拉了她一把，把酒壶递到她手里。

彩云红着脸，给他们每个人倒了酒。

四个年轻人很高兴，那天因为有彩云陪酒，他们喝得很多，喝得很久，喝得很痛快。彩云和金云仙临离开画舫，上了岸，金云仙递给她四块银元。并且告诉她，这是陪酒挣的。彩云很惊讶：

“给他们陪酒，就挣这么多？”

“还来不？”

“来。”

彩云不知道，这就是到花船上出条子，金云仙这个中人挣多少，彩云就不知道了。

奶奶知道了彩云是怎么挣的钱，很生气，说什么也不许彩云再出去了。母亲却说：

“家里这几年艰难，叫彩云出去赚几个钱回来，多少也能补贴些家里。再说，只是作清倖，应酬条子。”^①

此后彩云便常常出来，在十里山塘的花船画舫上应酬吃酒赏景的客人。并且根据领家的意思改了个富姓，取名富彩云。一是为了取个吉利，二是怕给家里丢脸！

苏州城里萧家巷往北一里地，有个悬桥巷。悬桥巷洪家出了个状元，轰动了苏州城。光绪九年（公元1883），状元洪文卿在京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他以母亲年老多病开缺终养，南归苏州。第二年，光绪十年，洪母病逝，文卿因母丧丁忧，仍旧在苏州守丧。在百无聊赖之中，好不容易捱过了两年。^②

光绪十二年秋，天高气爽，江南水乡，更是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洪文卿在家连书也看不下，只是哀声叹气。夫人王氏，很能体贴他，规劝他何不找几个朋友去秋游一番，也好散散心，解解闷？文卿正在犹豫不决，管家来报，说是来两位大人拜访洪老爷。

来人一位姓陆，叫陆润庠^③，字凤石，也是个状元。他与洪文

① 清倖，在画舫上陪客的妓女，有清倖、红倖之分。清倖不卖身，属处女。金松岑在《为赛金花铭墓事致张次溪书》中，说彩云“嫁洪之先，未入平康”，即指未当青楼卖身妓女。金松岑（1873—1947），即《孽海花》最初作者“爱自由者”。1934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商鸿逵的《赛金花本事》里，有如下的记载：“清光绪十二年春，彩云被苏州一个‘拉纤’的金云仙引诱至花船应客，继而遂公开为娼，但作清倖。”

② 洪文卿之母死时，洪文卿根本就在苏州家中。《赛金花故事编年》一文中指出：“一般记载，相信《孽海花》的瞎说，都说他是在‘江西学政’任上闻变奔回，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有：‘尝典试江西，丁忧归，过上海，纳名妓傅彩云’的话。鲁迅此作，包含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洪钧纳彩云，并不是在上海；第二，洪钧‘典试江西’，乃是光绪六年（1880年）的事，时间相差五六年之多。”其实还有第三，彩云姓赵，榜名姓富，不姓傅。

③ 陆润庠（1841—1915），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字凤石。同治状元。曾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后为溥仪师傅，授太保。死后追谥“文端”。

卿是儿女亲家。陆家的女儿陆霞，嫁给了洪家的儿子洪洛。一个是汪凤藻^①，与洪文卿同在礼部干事，年轻有为，常向洪文卿请教学问，称他为老师。

“文卿兄，”经过一番寒暄以后，陆润庠说，“在家憋了两年，可别憋出病来哟！文卿，”他说着，看看屋外是不是有王夫人在，因为怕她听见，陆润庠把声音放得极低，“上下塘十里风光，不比往常，越发繁盛。焦八、张大魁、石冲，最近把花船装饰得格外新奇，又添了几个出色的姑娘……”

洪文卿连连摇头，摆摆手，说道：

“不行不行，文卿尚在服中！”

焦、张、石三家，是上下塘最著名的几个花船之主，他们的船上有专门的坐舱姑娘（即属船主自己带的姑娘）。

陆润庠说：“我们可以到清船^②上去玩嘛，反正也不叫局。只不过在船上吃酒，更有雅兴罢了。”

汪凤藻笑着拱拱手道：

“老前辈是金殿大魁，无论如何也得破费破费呀！”

洪文卿想，虽在服中，但是清船，也不叫局，于礼无妨。因此便答应了。

简单把书房归置归置，换件衣裳，便和陆润庠、汪凤藻他们一块信步来到山塘河面。没等陆润庠招手，船家已把船开了过来。

洪文卿在他们的拥簇下，便也上了画舫。

花船画舫大都停在仓桥浜一带，往来于阊门和虎丘之间。这种船都是前后双开门的，四面都有玻璃窗，外边周围带栏干，彩绘极精美，极华丽。舱里还挂着各色彩球，夹着各色鲜花，光怪

① 汪凤藻（1851—1918），号芝房，江苏元和人。光绪癸未翰林，侍读。曾为出使日本大臣。

② 清船，即船上不带姑娘。客人可以随意到外边去叫“条子”。花船，即船上带姑娘的。